

李清断案传奇

丁怀智 著



三秦出版社

目 录

野 凤 凰

- 一 新推官走马上任 (1)
 恶捕快借故勒索
- 一一 王继武就任捕快班头 (12)
 恶捕快身受惩戒处罚
- 三 李清两审沈惠 (21)
 少年捉奸被捉
- 四 李滑二访姜家灶 (25)
 和尚受惊透真情
- 五 王继武假扮囚犯 (35)
 叶、柳行凶遭擒
- 六 李清巧计捉奸 (37)
 罪魁自投罗网

碧 玉 镯

- 一 李清他乡逢故人 (48)
 毕选酒楼夸富贵
- 一一 赴宁波途中谈习俗 (55)
 唐埭庙小径卧死尸
- 三 丘鲍客船施计 (62)
 毕选醉酒入彀
- 四 狮桥镇李清张罗网 (67)
 唐埭庙土台黑吃黑

五	李福黑夜购宝	(77)
	王凤酒楼落网	

巧破官银失窃案

一	武官狮桥镇逞凶	(84)
	方三秀酒店施仁	
二	武官船中定计	(92)
	痴汉码头入彀	
三	张知府刚愎自用	(98)
	许知日公堂受屈	
四	李推官巧计救人	(105)
	张知府金蝉脱壳	
五	武官定计投毒	(112)
	李清张网捕雀	
六	侯二小客店消魂	(118)
	许知日府衙殒命	
七	武官客店入彀	(125)
	李清府衙结案	

揭贴冤案

一	大海狂涛卷巨浪	(137)
	小岛强盗血染刀	
二	查凶手揭贴出现	(140)
	金塘岛擒鳄遭擒	
三	李知县两审案犯	(148)
	黄推官质疑圣符	
四	钱员外代弟出头	(155)
	审人犯府厅相争	
五	李清初闻“玄堂会”	(161)
	王继武邂逅曹道士	
六	李五公堂作假证	(168)
	李清受难金塘岛	

七	李清水牢蒙难	(174)
	钱超殉义捐生	(174)
八	理刑厅开释无辜	(179)
	盘龙洞强盗逞凶	(179)
九	曹道士穷途末路逢救星	(186)
	王法师慎之又慎验骆宾	(186)
十	王继武偶遇胡良洪	(193)
	众盗首聚会定诡谋	(193)
十一	金塘岛上众盗匪起事	(198)
	抗倭碑前王继武除恶	(198)

野 凤 凰

一 新推官走马上任 恶捕快借故勒索

我国古代有不少折狱圣手，诸如唐代的狄仁杰，宋代的包拯、欧阳观，清代的施仕伦，他们神奇的断案故事，脍炙人口，广为流传，家喻户晓。而明朝末年，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断案专家——李清。

李清(公元1602—1683)字映碧，又字心水，南直隶州兴化(今江苏兴化县)人，明崇祯辛未进士，授宁波府推官。明制，府一级设“理刑厅”，以推官(多为独任)行使审判权，是高于县级的专职地方司法官吏。李清在推官任内考绩最优，升刑科给事中转史、工科给事中至大理寺丞。李清为人通情达理，守正持平，形似诙谐，实则严正；他才思敏捷，制断谨严，疾恶如仇，举止果决，剖决如流，案无留牍，称得上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司法机构中一位最杰出的法官。这里讲的就是李清在宁波府推官任内的故事。

时值八月，已是暑期，刚刚下过一场暴雨，空气潮湿、闷热。

在杭州通往宁波的官道上，一匹青鬃马昂首奋蹄疾驰而来，马上乘坐着一位圆脸微胖的青年。他满面红光，耳大有轮，一双眼睛敏锐而机智，宽阔的额头下山根不高，鼻翼却很俊挺，嘴唇不厚，略嫌小巧的嘴角明显地展露出他诙谐幽默的天性。他身着丝绸罗袍，脚蹬锦绣便靴，一条系在发髻上的红丝带随风飘拂，显得那样潇洒倜傥，英姿勃勃。此人便是本书的主人公，宁波府新任推官李清。

这李清，新官上任，时限又宽，完全可以缓缓起程，乘轿而行，一则可以稍避暑热，二则悠哉游哉，何必要头顶烈日，乘马疾奔呢？原来这李清从小就酷爱刑名之学，常以狄仁杰、包拯等刑名大家为楷模，立志要做一个折狱断案的好手。天遂人愿，高中进士，钦点宁波府推官，少年得志，怎能不令他欣喜若狂？就在他领到吏部文书之后，又收到了同窗好友、慈溪知县王仁厚的信函，从中得知有一桩偷盗杀人的重案，案情错综复杂，疑窦丛丛，至今悬而未决，希望他尽快赶往慈溪，共决疑案。看到这里，李清心急难耐，一则慈溪县是宁波府的辖区，二则可以一展他平生之抱负。因此，他哪管烈日酷暑，带上家人李福，跨上青鬃马疾行赶路。

过了余姚县城，渡过姚江，行不多远，有一条通往东北方向的岔路，这是通往慈溪县城的官道。岔路口有几家店面，一个斗大“酒”字招牌惹人注目，幌子后面的凉棚下正坐着几位客人开怀畅饮。紧挨着酒店旁边是一间茶亭，茶炉中飘出了缕缕茶香。李清勒紧马嚼车转身，望望远落在后边的家人李福，莞尔一笑，跳下马来，牵马系在茶亭旁的木桩上，要了一壶凉茶，坐在靠近酒店凉棚的一把空椅上，慢慢地啜饮。

“公子，你想累死我吗！”李福瘦高挑个子，足足比李清高

出半头，骑了一匹走骡，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，噙着嘴，拴好牲口，走过来倒了一碗凉茶，一饮而尽，随手抹了一把汗水甩到地上。

“你不是常夸你的白印蹄跑得快么，怎么怪起我来了？”李清打趣道。

李福所乘走骡，四蹄雪白，人称“白印蹄”，是李福央求李清花重金买下的。它不仅善驮重物，跑起路来也比一般的马快，所以李福时常夸赞，引以为自豪。但李清所乘青鬃马，却是千里挑一的宝马。

“白印蹄不是千里驹，怎能和青鬃马相比！”李福气鼓鼓地争辩道。

李清笑道：“白印蹄不是千里驹，这可是你自己讲的，以后可别再逞能卖乖了。”

“但你也不能小瞧了我的白印蹄，它负重却是青鬃马所不及的。”

李福不服气。他边说边去取下走骡背上的干粮袋，李清又叫店小二端来几碟小菜，二人边吃边聊。

“公子，这慈溪县的王仁厚老爷，金榜题名，授职七品知县，可谓春风得意，上任时又携带着如花似玉的夫人，怎么不到一年时间，就会忧郁成疾呢？”李福想起很快就要见到的王知县，便很想知道这位善于分析问题，又熟悉王知县为人的主人的看法，但半晌却没有听到回音。他停下筷子，抬起头，只见李清两眼神光内敛，全神贯注地倾听旁边的谈话，不自觉地住了嘴。他顿时明白了几分，忙站起来自言自语道：“对了，我也该去给青鬃马和白印蹄喂点草料饮些水，一路上辛苦它们了。”

旁边酒店的凉棚下坐着两个捕快模样的人，一个耳下长着一颗肉瘤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一身横肉压得臀下的竹椅不堪重负，嘎吱嘎吱响个不停；另一个略瘦，两只眼睛不时闪射出诡谲的光来，公鸭子似的嗓音，正被那“肉瘤”的声音打断：

“柳兄弟，上次欠咱们兄弟的另一半酬银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交付？”

“你是说沈惠那个案子？”

“不是它还有哪个？先给的那二十两，一半给了我那鬼老婆养儿子，剩下的一半也花得差不多了。娘希匹，再不给，可连喝酒的银子也没有了。”

“叶兄，这你放心，咱们替他办了事，难道他会欺骗咱们不成？再说，咱弟兄以后求人家的地方还多着呢！”

……

“沈惠那个案子”，李清一惊，他们讲的莫不是慈溪王知县在信中提到的那个案子？王知县在信中说：前不久处决一名盗窃杀人的死囚时，临刑前人犯姜六主动供认说，他还有一个叫作沈惠的同伙，可能还要到百花庵的寺院去作案。捕官就带着兵丁去埋伏，果然在一天夜里抓住了一个人，一问，名字还真的叫沈惠。捕官同时带人去沈惠寄身的哥嫂住处，还搜到了一些赃物。按说，这一下可以证明沈惠是盗贼无疑了，然而沈惠却大叫冤枉。详细推究之下，又颇多可疑之点，故此拖而未决。李清暗自思忖：听这二名捕快言谈，似乎他们在沈惠一案背后还有什么交易？于是更加注意细听他二人谈话。然而他们却转了话题，只见那姓叶的“肉瘤”把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桌上一拍，酒碗随着跳起来，气哼哼地说道：

“算了，不提这事了，娘希匹！”他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，问

瘦子道：“柳兄弟，你是咱们有名的活诸葛，你看咱们这回能搞来银子不能？”瘦子得意地眯缝着眼睛，显出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，慢条斯里地说：“这个嘛很难讲，这就要看咱弟兄们的招数，据说这个王继武可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儿，招数儿高他不吃也得吃，没招数那就只好认栽了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娘希匹！”肉瘤急急地说：“怎么说都要搞他几个！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瘦子点点头，随即凑近“肉瘤”耳语了一阵。

诸位，你道这二人何许人也？此二人是慈溪县有名的恶捕快。耳下长瘤的胖子名叫叶僧，略瘦一点的名叫柳阿安。这二人狼狈为奸，惯会在办案时作弄手脚，施尽手段，榨取人犯的钱财，甚至连和案情相关的人员也不放过，所谓吃了原告吃被告，即是指此而言。这次又有一个名叫张驴的人，曾因调戏他人之妻被王继武教训了一顿，因而怀恨在心，就利用他舅舅严继芳家被盗的机会，写了一份状子嫁祸给王继武。叶、柳二人明知张驴并无真凭实据，只是诬告而已，然而他们不放过机会，仍想在王继武身上捞一把。李清尽管还不知道这二人要去危害何人，但却肯定这二人决非良善之辈，心想要勘破沈惠疑案，定要在此二人身上着手。

此时，李福已喂完了草料，给马匹戴上轡头，做好了出发的准备。

叶、柳二人起身离去。李清对李福冲着二人的背影努努嘴，叫道：“绳头系好了没有？别让这两头牲口给溜了。”

李福会意地一笑，说：“牲口到底是牲口，怎能逃脱人的掌握呢！”

叶、柳二人并未注意到李清主仆，自顾自的打着个人的如

意算盘，沿着官道朝东北方向而去。

过了童家岙，进入慈溪县境。这里是姚江冲积河谷平原和浙北平原交叉地区，又受四明山余脉影响，沟坎纵横，杂草丛生，加之又是两县的交界地带，天高皇帝远，行人愈来愈稀少。前边叶、柳二人离开官道，穿过一座小桥，朝一个林木繁茂的地带行去。李清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有意拉大了距离。

正行之间，忽然不远处草丛中枝叶乱晃，似有野兽窜奔。眨眼之间，一只野狼惶急逃至路边，紧跟着，从树丛里追出一人，背后背着百十斤重的柴捆，却轻似无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野狼一愣神的功夫，那汉子手起斧落，将野狼劈翻在地。

“好身手！”李福叫道。

那人抬头朝李福看了一眼，双手一拱，算是答礼，然后一句话也没说，提起死狼返回丛林中。

李清不由暗暗称赞：在这样荒凉的地方，竟有如此出色的人物。

就在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叶、柳二人在一片树林前消失不见。李清心下奇怪：他们到树林里去干什么？于是双腿一夹，青鬃马箭一般蹿了出去，四蹄翻飞，尘土飞扬，眨眼之间来到树林外面。李清哑然失笑：哪是什么树林，却原来是一村村落，只是村子处在一个低平的地方，周围又遍植树木，枝叶葱茏遮住了房舍而已。仔细一瞧，但见林中杂着修竹，村内遍植翠柳，一条丈余宽的小河环村流过，村头桥下停着几叶扁舟。李清不由又一次叹羨：在这样一个野狼出没的地方，却还有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的村落，可真算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。二人翻身下马，李清将马缰绳抛到李福手中，叮咛道：“你在外面

等着，我去瞧瞧这两头牲畜要炮什么蹶子。”

李福龇牙一乐，讪笑道：“你可离远点，甬叫蹶子给踹着了。”李清和李福名为主仆，实则情同手足，故而李清也不在意，只是嘻嘻笑着进了街巷。

左拐右弯，叶、柳竟然失去了踪影。李清正在着急，忽然东北角方向传来了激烈的吵闹声，村中的大人小孩纷纷朝那里奔去。

来到一个不大的柴院前，李清挤进人群举目观望：这是一所典型的浙东农舍，三间正房一明两暗，两边各有一个耳房。虽说全是茅草搭盖而成，却也窗明几净。院内干净整齐，靠西墙码着整整齐齐的柴垛，靠东墙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平场，地上放着练功用的石锁，边缘竖着木桩。李清暗道：这家主人还是个练家子。这时屋内砰的一声，一只茶碗被震落在地摔得粉碎，耳下长瘤的捕快把一只粗糙的大手在破桌上使劲拍着，大声呼喝：

“娘希匹！快快把人交出来！否则就要让你们尝尝太爷我的手段。”

旁边一位二十多岁的后生，微黑的面庞涨得通红，急急分辩道：“不是我大哥，不是我大哥；我大哥根本不会干那种事！”

“你又不知道内情，怎能说你大哥与案子无关？再说，此事好说好商量……”柳阿安鼓动如簧之舌充当说客。

“不管怎么商量，我大哥也决不会干出那样的事。”后生倔强地说。

“继善，不要多嘴，让差官老爷把话说完。”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接口道：“差官老爷，你看怎样才能洗清我儿的冤枉？”

“柳兄弟，先拿人再说。”“肉瘤”从腰间取下一条锁人的铁链，抖得哗啦啦直响。

“慢来，慢来。”柳阿安急急拦在了“肉瘤”前面，“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看这位老人家也是个明理之人。”

“老人家，你儿王继武这次可犯的是重罪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有性命之危啊！”

老妇人面现惶恐之色，恳求道：“差官老爷，那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我们大老远而来，回去也应有个交代，就是给你儿子疏通疏通，也需要破费……”

老妇人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，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，塞到柳阿安手中，说道：“这是一点碎银，二位老爷喝一杯水酒吧。”

“娘，”王继善刚要拦阻，柳阿安已经把银包捏在手里，王继善赌气地在地上跺了一脚。

柳阿安仍不满足，他将银包在手中握了握，掂了掂份量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严继芳家丢失的可不是这么一点赃物，再说，这么一点银子能买回你儿子的一条命吗？”

老妇人急急地说：“老爷，这可是我儿子卖柴攒下的，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哪！”

“肉瘤”将铁链弄得嘎啦啦响，厉声喝斥道：“死老太婆，识趣些，其他赃物在哪里？快快交出来！否则，太爷我要你们的好看。”骂完，眼珠贼溜溜乱转。但见屋内箱翻柜倒，已被他们翻了个过儿，实在找不出值钱的东西，忽然眼睛一亮朝一个木笼奔去，嘶哑着嗓子叫道：“这两只鹅也是赃物。”不由分说，把鹅提了出来。

王继善扑身要去夺鹅，却被他母亲死死拖住。

院内围观的人无不义愤填膺，怒目而视，还有几个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。柳阿安一看不好，急忙拦住众人，高声喊道：“我们正在办案，请大家走开，不要无辜招惹是非！”他这几句话果然把众人唬住了。

“肉瘤”跟着骂道：“娘希匹，抓贼有啥好看的！”

正在这时，人群一阵熙攘，一个人分开众人大步跨了进来。李清眼睛一亮，只见此人铁青着脸，背上背着柴捆和死狼，正是劈狼的好汉。

老妇人一见，带着哭腔，惶急地喊道：“不要回来，不要回来！”

王继善也喊道：“大哥，快跑！”

那好汉没有跑，也没有惊慌，他稳步走到柴垛旁，将野狼和柴捆放在地上，旁若无人似的走进屋里查看了一番，然后来到院中，站在二名捕快面前，冷冷地问：

“屋内可是你们二位所为？”

柳阿安心虚，见到王继武冷厉的目光，不免心中惶惧；倒是叶僧毫不在乎，提着铁链，骂骂咧咧地走了上去。

“小子，你的案子犯了，快跟二位太爷去吃官司吧！”说着，把铁链一抖，就要往王继武脖子上套。

王继武一挥手，抓住铁链。叶僧右手用力往回一拽，没有拽动。他一皱眉，暗暗力运双臂，猛力一扯，仍是纹丝不动。柳阿安久闻王继武大名，心知此人不但性格倔强，而且曾随世外高人习艺，一身武功了得，于是急忙上前劝解：

“王壮士，此事怪不得我们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再说，知县老爷要我们前来追赃拿人，我们怎敢不来。”王继武听

柳阿安讲的好像也有道理，便松开手，诘问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且问你，你们前来草民家中搔扰，到底所为何事？”

“王壮士，有人把你告了，说你夜入民宅，盗去了严继芳家的财物，还打伤了看门的家人。知县老爷大怒，发下令牌，定要我兄弟二人拿你入狱，处以重刑，故此……”

“柳兄弟，废话少提，把他锁上县衙大堂，先打三百大板，叫他不死也得脱层皮！”叶僧刚刚抽回铁链，又要上前锁人，却被柳阿安拦住了。

“二位差官，请问有人告发草民盗窃他人财物，可有真凭实据？”王继武仍是不卑不亢地问。

“真凭实据吗？这个……”柳阿安一时语塞。叶僧却按捺不住，大骂道：“娘希匹！我们只管拿人，管你有无真凭实据。”

“既无真凭实据，怎能随便抓人？”王继武毫不退让。

柳阿安不愧被叶僧称作活诸葛，眨眼之间又有了新的说词：“我们是奉命行事，再说，失主白纸黑字认定了你，任谁也说不清。不过，”他讨好道：“王壮士，我们久闻你的侠名，此等屑小行径也断非你所为。我们兄弟此次前来，本意是想给你通风报信，帮你想个万全之策，以免身陷囹圄，悔之晚矣。”

王继武见这两个捕快，一个红脖涨脸，狗仗人势，强横霸道；另一个危言耸听，软硬兼施，充当说客，已知他们所为何事，心中不由火冒三文。但他却强压怒火，尽量放松语气，佯装不懂地问：

“二位差官，不知怎样才能洗刷这清白之冤？”

“王壮士，你是侠义中人，我们也久仰你的为人，很想帮你，比如，这次我们可以先回禀知县老爷，就说你重病在身，先来个保外就医，然后再替你上下打点打点。王壮士，你看如

何？”柳阿安笑咪咪的，静等回音。

王继武怒火攻心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大声吼道：“二位枉费心机，快请滚吧！”

柳阿安想不到王继武忽然冒出了这一句，不由恼羞成怒，从腰间抽出水火棍，大怒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叶兄，拿人！”和叶僧双双扑了上去。

王继武左臂一竖，柳阿安打来的水火棍断为两截；右手接过叶僧打来的一拳，轻轻一捏一扭，叶僧便杀猪般嚎叫，不由自主地背过了身。王继武一脚踹在叶僧臀部，叶僧便噤噤连跑几步，摔了个狗吃屎，半天爬不起来。王继武再一闪身，人已到了柳阿安身后，又是一脚，柳阿安也连跑几步，摔倒在叶僧身上。

周围一片叫好声，还有人打起了呼哨。柳阿安挣扎着爬起来，恶狠狠地叫道：“姓王的，算你狠，你等着瞧！”然后搀起哼叽哼叽嚎叫的叶僧，踉跄着朝村外走去。

王继善扑到哥哥身旁，抱住哥哥的胳膊，嚷道：“大哥，你打得好！”

老妇人却哭道：“儿啊，你闯下大祸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忽听院外有人高声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殴打捕快。”

众人俱是一惊。

一 王继武就任捕快班头

一 恶捕快身受惩戒处罚

话说王继武刚刚赶走了恶捕快，突闻院外有人高声讲话。抬头看时，只见从外面缓步走进一个人来。此人二十八九岁年纪，中等个头，圆圆的脸盘白里透红，一双不大的眼睛精光闪射，嘴角挂着戏谑的笑容，一身文生公子扮装，更显出他轩昂的器宇和不凡的气度。他正是新任宁波府推官李清。李清冲王继武一拱手，朗声说道：

“王壮士，打得好，打得解气。”

王继武连忙还礼，叹息道：“公子说哪里话来，草民一时气愤，失手打了捕快，闯下了祸，目下正自懊悔，哪里还能说是‘好’呢？”

“不，此等祸害百姓的官府败类，人人得而惩之，就是官府也要惩戒于他，怎么就不能说声‘好’呢？再说，豺狼嗜人，难道就乖乖的让它去嗜，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一下呢！”说着，就照王继武劈狼的动作，劈了一下手掌。他模仿得维妙维肖，又有几分滑稽，逗得王继武不由展唇一笑。刹那之间，刚才的紧张气氛一消而散。

王继武本是侠义中人，乍一见到李清这样的人中龙凤，本已倾慕，现在又见他如此和蔼有趣，不由产生惺惺相惜之意，于是热情地邀请道：“如果公子不介意的话，请坐下叙话。”

“好，不过在下还有一个同伴，在村口的树林内等候，能否请舍弟接来共叙？”

王继武急忙吩咐王继善前去接李福，自己则和李清坐在院内叙话。功夫不大，王继善带着李福回来。李福见是劈狼的好汉，自是大喜过望，和王继武亲热了一番。

待李福坐定，王继武轻叹一声，对李清说道：“公子刚才所言是至理名言，不过官府恐怕不会这样去想，再说这叶、柳二人是我们慈溪县有名的恶捕快，草民今天失手打了他们，不啻是捅了马蜂窝，他们怎会和我善罢干休？”

李清道：“此等跳梁小丑，何必怕他们，在下可保壮士无忧。”

“凭公子的身分地位自然是不用怕他们，而草民则不同，父母家小，祖宗坟茔，俱在他们掌握之中，怎能无忧？再说，草民讲一句失礼的话，公子一个过往客人，怎能保得草民一家无忧？”

李清听完哈哈大笑，朝李福挤挤眼睛。李福会意，从背后取下一个包裹，问王继武道：“王壮士，你可知公子是何人？”

“公子是何人？”

李福从包裹内拿出吏部的任命文书，自豪地说：“他就是新任宁波府推官李清李大人。”

王继武急忙起身施礼，歉然道：“草民不知推官大人驾光临，失礼之处，请不要见怪。”

李清急忙扶起，把王继武按坐在凳子上，说道：“下官此次授任推官，就是要明辨是非，审决刑狱，绥靖地方，剔除邪恶，惩戒像叶、柳这样的官府败类。”说着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‘独柯不成树，独树不成林’，要办好这些事，还需要像壮士这样有胆有识的侠义之士帮衬才行。故而，下官想邀请王壮士出任宁波府理刑厅捕快班头之职，共除邪恶，不知王壮士肯否前往屈